

天賜冤家

TianCi YuanJia

素衣渡江 / 著



他揪过她的衣襟，
下了个判断：

“长得真是俗气！”

她毫不躲避地直视他的眼眸，

心想：彼此彼此，

你长得也不合我胃口，

小白脸！



作为一个穿越而来的替嫁品
不受宠也就罢了

她侍寝/相公说她心怀不轨
她不侍寝/相公又怨她不解风情

泼定王妃无法泼定 只能用柴米油盐调教出好夫婿

飞言情工作室
倾力推出

最别致的古代言情
看王爷王妃谁才是最后赢家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天賜良家

TianCi
YuanJia

李一江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赐冤家 / 素衣渡江著.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518-0716-6

I. ①天… II. ①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3249 号

天赐冤家

素衣渡江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 政 编 码	710003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978-7-5518-0716-6
定 价	22.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cs.cn>

(一) 宋靖睿一把揪过她的衣襟，瞪眼上下打量她，下了一个判断：“长得真是俗气！”

蓝佑晴毫不躲避地直视他的眼眸，心中道，彼此啊彼此，你长得也不合我胃口，小白脸！/002

(二) “知道本王为什么不用秤杆挑你的盖头吗？”

“因为殿下愿娶我，并不称心意。”/011

(三) 对这宋靖睿来说，世上的人除了自己亲爹娘，只有好玩和不好玩的区别；世上的事除了谋反，只有玩小和玩大的差异。/022

(四) 昭王殿下似乎，没有接触过女子的经验。/034

(五) 那日，她的双胞胎妹妹嫁给了自己原定的丈夫，而她则被迫成为自己原来丈夫的妻子。现在，两对错误错位的夫妻要见面了。/046

(六) “你说他仲世多可笑，竟想让你和你妹妹换回来！这是能换的吗？再者，他说蓝佑昕还是完璧，那你还是呢。可咱们都……都……那样了！谁知道她蓝佑昕干不干净？”/055



(七) 白纸黑字的情诗，便是她不守妇道的证据。/065

(八) “你真给我下春药，与你想得出来，你有病吗？”/074

(九) “昭王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谋反了！”/083

(十) “我们根本走不掉，来不及了……我见了三司的官吏，他们有人主张投降，有人要……殉国。”/082

CONTENTS 目录

(一) 时光居然回溯了？她没有死？/098

(二) “咱们不回京城，而是选择在民间避难的话，要面对的困难就多了。”/109

(三) “靖睿，你想去哪里生活？”/118

(四) 佑晴进入盘礼镇的当晚，就爱上了这里——城乡结合部，方便生活也方便逃命。/129

(五) 她当初答应在民间以兄妹身份住在一起，就存了这样的私心。她和宋靖睿是兄妹了，他就真想折磨她，也得注意场合与时间，不能时时刻刻缠着她……/142

(六) 他曾眺望着都内的民居，猜测和他完全不一样的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现在，他也是那些住民中的一员了，成了最寻常的臣民。/156

(七) “不瞒姑姑说，其实我已经没法嫁人了……”/171



(八) 佑靖靠着他，心中觉得路实，感慨地说道：“有的时候觉得，有你在身边真好。” /187

(九) 虽然因折升一股情况下不下楼打扰宋靖睿和蓝佑靖，但保不齐哪天就出现意外的状况，还是防患于未然的好。 /200

(十) “看得久了，觉得你还挺顺眼的……也不是那么俗了。” /215

(十一) “没有我，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也能过得好？” /229

(十二) 他的女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可能叫别人染指。 /243

(十三) 从今天开始，迎接她的将是另一种生活了。 /256



三周目

270

(一) 如果早知道回宫立即就会被杀掉，她当然会跑。 /271

(二) 佑靖回到南京后，步步谨慎，就怕一个不小心再被人给害死。 /284

(三) “我去打仗，你在家老实生孩子。” /294

(四) 靖睿痛苦地说道：“我不想做皇帝！” /306

312

尾声





(一)

远处蜿蜒而来的送亲队伍在凛凛寒风中衍成一条线。

自从踏入昭王封地，空中便飘起了雪花。这北地初冬的雪甚是黏湿，虽成片而下，在视线内留下道道白线，但落地却顷刻融化。

空气中阴冷潮湿的感觉，沾在皮肤上叫人极不舒服，走在送亲队伍最前列的舞阳侯蓝邵诚一手勒着马缰，另一手拂去挂在睫毛上的雪花，啐了一口：“这恼人的鬼地方！真不愧是他的封地！”

在一旁随行的礼部官员听了小侯爷的牢骚，忍不住皱眉，低声说道：“小侯爷，报信的人说，昭王的迎亲队伍前几日已经出发了，殿下他人应该就在附近了。咱们还是注意些的好，免得叫他……”

蓝邵诚不待礼部侍郎说完，冷笑道：“周大人莫怕，叫他听去又何妨？”

周侍郎得罪了人，摊上这么一份送京城舞阳侯府嫡女蓝佑晴来九殿下昭王的封地成亲的苦差事。这个消息对他来说真真是一道晴天霹雳，他恨不能把腿敲断了，休养在家，不做这份差事。当然他还真动过这个念头，可拿了锤子照准小腿骨的时候，咬咬牙还是没能对自己下狠手，只能默默地收拾了行囊跟随小侯爷来送亲。本来和昭王打交道已叫他苦不堪言，没想到送亲的小侯爷蓝邵诚也不是白给的，一路上频出事端，把他的神经蹂躏得更加纤细脆弱。

他咬牙告诉自己，再忍忍，只要把昭王成婚的仪式主持完毕，他立即撒腿往南京跑。

周侍郎赔笑：“还是注意些的好，也是为了王妃娘娘。”

提到妹妹，蓝邵诚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连道：“晦气，晦气！我妹子不知上辈子作了什么孽，要嫁给他！”

周侍郎只当自己此时耳聋了，把脸埋在胸口，不，恨不得埋在马的鬃毛里。



这时蓝邵诚回头看了眼妹妹乘坐的红轡阜盖的车辇，想到笑容灿若朝霞的妹妹要嫁给那胡闹成性的昭王，不禁心下一疼，吩咐左右道：

“去看一眼小姐累不累，若是她乏了，原地休息。”

周侍郎此时又颤颤悠悠地开口：“小侯爷，这雪越下越大了，咱们还是赶路吧。”

蓝邵诚冷冷地送去一个白眼，未等他开口说什么，忽然听到周侍郎指着前方道：“那是什么人，是昭王派来的信使吗？”他把视线从周侍郎身上移开，投到来人身上。

便见一银鞍白马的男子在这风雪中，踏马徐徐而来，不多时就到了跟前。

周侍郎高声道：“你可是昭王殿下差来的？”

那人身着银甲，外罩大红战袍，左手持一杆丈八素银枪，肩上背一弯弓。此时他右手将马鞭一扬，仰起头朝这边冷声质问道：“谁是蓝邵诚，出来单独说话！”

蓝邵诚见此人身戎装，只身前来，毫无礼貌地直呼他的姓名，便知此人定是昭王派来的。他也摆出嚣张的样子，并不比那人逊色地冷回道：“来者何人？本侯凭什么要与你这厮单独说话！”

风雪渐大，加上对方把帽盔压得极低，看不清容貌，但从声音判断，年岁该与自己相仿，二十岁上下的年纪。

那人并不理会蓝邵诚的质问，而是将肩上的弓弩卸下，道：“不出来说话，只能这般请你了。”话音刚落，就见此人动作快如闪电，从箭囊取出一支羽箭搭上之后，说话间箭已离弦，向蓝邵诚飞去，直中他帽盔的红缨，而后那带着一缕红缨的羽箭刺中他身后一人，力道之大，竟直接把那人掀下马来。

而蓝邵诚身旁的周侍郎只觉得一道白光闪过，耳旁呼啸而过一束冷风，惊吓之余，本能地“哇”的一声，跌下马去。送亲队伍的守卫军队中的弓弩手见状，纷纷取弓搭箭，便要射杀那人。可来人不慌不忙，只把马鞭又一扬指着蓝邵诚道：“昭王有口信给你，单独出来说话！”

蓝邵诚一摆手，示意众人不要轻举妄动，自己则马蹬一磕，持着手中的长矛就追了出去：“管你是谁派来的，看爷取你性命！”

银鞍男子闻声，嘴角噙着冷笑，掉转马头便驰向远方，引得蓝邵诚在后面紧追不舍，急得周侍郎和一干随从团团转，纷纷嚷道：“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而这时，车辇中的少女听到这般吵闹，轻轻地撩开车帘，向外窥探，见哥哥蓝邵诚的黑马已在视线内成了一个墨点，不免在心中叹道。

她这婚到底还要糟糕到什么地步啊！

话说蓝邵诚追着刚才那人单独离开了送亲的队伍，一路不停地策马狂奔，身后大小官员的惊呼声越来越小，待四周彻底安静下来，耳畔唯有风声呼啸时，他又一扬鞭，马蹬紧磕了几下，眼看就要追上了前面那人。

蓝邵诚二话不说，一手握着长矛，大喝一声上前便刺，却不想这时那银鞍男子竟在马背上一伏身，躲过了他的攻击。而与此同时，蓝邵诚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一杆银枪直向自己面门刺来，骇然间，他侧头躲闪不及，竟被枪头在脸上划了一道伤口，霎时一股温热的感觉溢了满脸。

“哼，废物！”银鞍男子冷笑一声，勒紧马缰，原地驻足，卷着长枪再刺蓝邵诚胸口。

蓝邵诚自幼舞刀弄枪，仗着自己的身份在京中横行多年，一直鲜有敌手，不想今日居然棋逢对手。短兵相接几个回合，就叫他招架不了了。虽离的这般近，可他被对方打得毫无招架之力，频频躲闪，居然连对方的容貌都没来得及看。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若是昭王殿下派来的信使，本侯已在这里，你要说什么尽管……”蓝邵诚大声喊道，在愈下愈大的风雪中，呛了满肚子的冷风。不等他说完，他只觉得肋骨处受了一处重击，疼得他眼前一黑，身子一斜，跌下马去了。



连雪带泥滚了一身，蓝邵诚捂着肋骨，拄着长矛挣扎着想站起来：“你竟敢这般对待本侯，哪怕你是昭王的人，待本侯回长安……”

“禀告皇后娘娘？”那人带着几分讥讽的笑意，说罢，他跃下马，长枪一袭，掀飞了蓝邵诚支撑身子的长矛，继而照准蓝邵诚的胸口，飞起就是一脚，将那蓝邵诚踹翻在泥坑里。见对方一口一口地倒吸气，他才慢悠悠地走过去，踏着蓝邵诚的胸口，俯身推了推帽檐，勾唇冷笑道，“你个眼拙的，瞧瞧爷是谁。”

就见此人生得玉容俊美，入鬓剑眉，丹凤美目，悬胆琼鼻，涂朱薄唇。端的是万中无一的出挑容貌。

“九、九殿下？”

昭王宋靖睿在没正式册封前，排行第九，人称九殿下。蓝邵诚唤得习惯了，此时不由得脱口而出。

宋靖睿把手中的长枪插在蓝邵诚耳旁，脚下复一用力：“没错，正是本王！”

蓝邵诚有种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感觉。心中道，刚才就该猜出来，除了他本人，谁还敢光天化日在阵前叫骂，并飞来一箭，引自己出来。他被昭王踩着胸口，躺卧在泥水中，后背全湿透了，便开口求饶道：“殿……殿下，我不知是您，刚才冲撞了，请殿下恕罪。许我起来说话吧。”

“许你起来说话？想得美！”宋靖睿薄唇一抿，冷哼道，“本王接下来要问你几个问题，你若是敢敷衍本王，本王就一枪戳死你，叫你死在这里！”

蓝邵诚知道昭王说得出口，做得到，加之他心中本来就有鬼，不禁吓得嘴唇泛白，上下牙关打战：“殿下要问什么？”

宋靖睿把插在蓝邵诚耳边的长枪拔出来，指向送亲队伍的方向，道：“那车辇里坐的是谁？”

“当然是您的王妃。”

“是吗？”宋靖睿眉梢一挑，不慌不忙地问，“她姓甚名谁

啊？”

“是……是我小妹妹，佑听。”

宋靖睿仰天呵出一串淡淡的白雾，怅然道：“反正你们蓝家犯了欺君之罪也要死，本王就送你个人情，叫你死得痛快点。”说罢，收回长枪，眼睛亦不眨一下地照准蓝邵诚的喉部便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蓝邵诚大喊一声：“是佑晴！”

宋靖睿怔了怔，枪尖在蓝邵诚的喉咙处停下了。

蓝邵诚一股脑地把隐情都说了出来：“殿下，本该嫁给您的佑听，在三个月前已和抚远将军之子完婚了……但，佑晴与佑听是双生子，容貌性子丝毫不差，您……您……”

“本王怎么样？”宋靖睿慢慢地迫近他，侧耳听他弱不可闻的解释，“叫本王咽下这口气？把这假王妃给‘笑纳’了？”

他的王妃本该是蓝家嫡次女蓝佑听，可就在迎娶她之前，他得到消息，说来封地嫁给他的女子不是佑听，而是蓝家长女佑晴。他便拿了长枪，待送亲队伍一踏入他昭王的封地，便单骑来找蓝邵诚盘问，没想到不劳他怎么费心，就把真相告诉他了。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他的王妃还真叫人给掉包了！

蓝邵诚瑟瑟发抖，关于昭王的传闻一件件浮现在脑海里，他有那么一种预感，自己会死在他枪下：“殿……殿下，您听我解释，这是有原因的……佑晴半年前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生在她出嫁前夕，没多久，抚远将军家来迎亲，可她那时还病着，根本没法上花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将健康的佑听假借她姐姐的名字嫁了过去。现在，佑晴痊愈了，所以，所以……”

宋靖睿听了，怒火中烧，五脏六腑都被气炸了，可他面上却不显露。只把长枪提了提，又摸了下眉心，对蓝邵诚不愠不火地冷然道：

“解释得极好，本王全理解了。本王明年也会去你的坟头解释为什么要杀你！”说罢，提枪就要刺杀蓝邵诚。



蓝邵诚为保命，带着哭腔继续求饶道：“九殿下，九殿下，看在我好歹沾亲带故，你且饶了我，我们这就打道回府！把佑晴带离您的封地。”

“你把她带走了，谁来做我的王妃？”

“您……您中意哪家女子，叫太后为您赐婚……”蓝邵诚支支吾吾地道，尽量迎合着昭王的话。

宋靖睿轻叹，冷幽幽地说道：“本王就想要原来的王妃——蓝佑昕，可她被你们蓝家嫁给别人了，你叫本王怎么办？嗯？”他带着几分怜悯地看着蓝邵诚，道，“还是杀了你吧，否则难消本王的心头之恨。”

蓝邵诚觉得自己眼眶中的泪溢出，横流到了鬓角处，他颤声道：“九殿下，您听我解释，我们蓝家并非是故意这么做的，实在是当初佑晴病得厉害，而抚远将军又来迎亲，我……我们……”

“你们觉得反正蓝佑晴保不住了，不如让蓝佑昕李代桃僵，瞒天过海地嫁给抚远将军之子，这样的话，只要蓝佑晴死了，你们蓝家就不用把女儿嫁给本王了？只是没想到后来蓝佑晴活了过来，逼得你们没办法！”昭王噙着一丝冷笑，自嘲地问道，“难道本王就那么可怕吗？让你们蓝家避之不及？”兀自感慨了一会儿，才朝躺在地上挣扎不能的蓝邵诚，道：“本王现在就随你们返京，告你们个欺君之罪！”

“九殿下，您不能这么做啊，蓝家遭殃，必然牵连太子妃娘娘和太子殿下，这对您亦无好处啊，为了太子殿下，您高抬贵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饶了我们这次吧。我这就带佑晴回京。”

蓝邵诚耀武扬威，有两点原因，他幼年丧父，早早袭了爵位，周围那群狐朋狗友为了族内油星点大的利益讨好父亲的时候，他已经是春风得意的小侯爷了。另外一点便是，他的亲堂姐乃是太子妃娘娘。

而九殿下宋靖睿是皇后娘娘嫡出的次子，和太子殿下是一母同胞，算来算去，都是亲戚，告蓝家欺君之罪，弄不好弊大于利。

此时蓝邵诚又哭着说道：“最近陛下龙体欠安，殿下，您为了

陛下身体着想，也请……也请……少安毋躁。这件事是蓝家的错，但是……但是……”见九殿下脸色越来越深沉，他带着哭腔反复呢喃道，“总之……请您，少安毋躁，少安毋躁。”

好了，对方又抬出了一个理由，为了陛下的龙体着想。宋靖睿可以想到，若是此时把这件事捅破，必然龙颜大怒，惩罚了蓝家不假，可也气坏了父皇，顺便连累了皇兄太子，庶长兄端王去封地前一直颇得父皇赏识，若是太子受牵连，端王反倒是最大的受益人。

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宋靖睿不能做。

他昭王这个哑巴亏看来是吃定了，这口恶气不咽也得咽。

蓝邵诚能说的理由都说了，此时口中反反复复地念叨着那几句话，顺便再求个饶。

宋靖睿犹豫片刻，把踩在蓝邵诚脚上的脚拿开，静默不语地转身走开，到了马前，牵住缰绳，翻身上马，一扬马鞭便走。

蓝邵诚此时从泥坑里爬出来，引袖擦了脸上的污水，看那宋靖睿朝来时的路去了，知他是往送亲队伍去了，而他妹妹佑晴此时正在那里。

考虑到宋靖睿过往的所作所为，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捂着左肋处的伤口，跌跌撞撞地朝自己的马匹走去。谁知刚到马前，就听自己的黑骏马一声嘶鸣，继而沉重的身躯砸向大地，挣扎几下没了动静。

马脖子上插着一支羽箭。

蓝邵诚举目远眺，见前方骑马的宋靖睿还保持着上一刻放箭的姿势。

“佑晴……佑晴……”蓝邵诚的马被射死了，在这荒郊野地里，只得孤身一人忍着痛，拄着长矛，朝原路折返去救妹妹。

佑晴在车辇中坐着不动，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般冰冷。等了许久，还没听到侍女报送哥哥的消息，她便趁此休息的机会，把腿伸平，自脚踝向上轻轻捶着。

其实对自己是如何穿越的，她没多少印象。只记得一直处于濒死



的感觉，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床前人影绰绰。开始是现代的医院，穿着手术服的大夫绕在自己身边，手术台上刺目的光。再后来便没了知觉，等她再模模糊糊有意识时，看到床前有个柳眉杏目的古代年轻女子穿着大红的嫁衣对她一边哭一边说话。她那时，浑身没半点力气，脑子也浑浑噩噩不好使，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口中“嗯嗯呀呀”地应着，迷迷糊糊地又睡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她是逐渐清醒的。一点一点地接受这个新世界，所以整个过程倒还平静。

她后来才知道自己穿越成了舞阳侯府的嫡长女蓝佑晴，病床前那个哭泣女子是自己的妹妹蓝佑昕，那天她要代自己出嫁，临上花轿前跟她这个做姐姐的拜别还有忏悔。

因为佑昕要嫁的男人，原本是她姐姐佑晴的丈夫。

无奈，谁叫当时佑晴病得厉害，基本上徘徊在差一口气就蹬腿的状态。眼瞧大小姐救不回来了，不如让姐姐的死，变成妹妹活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妹妹原本指定的婚嫁对象，乃是九殿下昭王宋靖睿。

关于此人的荒唐史，是在佑晴养病时，断断续续听丫鬟们和婆子们说的。王爷有很多种，有住在京师受皇帝管辖，不许插手政务动辄就被圈禁的；也有有自己的封国，没事养养兵，对着全国地区握拳叹气，准备谋反篡位的。

而自己来的这个朝代，诸王是有自己的封地的。在自己的封国里，这群人无愧于“王爷”二字，真是王者，手握大权，除了皇帝谁都不放在眼里。封国内官吏任免，经济税收，包括驻军调遣，他都能插手管上一管，地方官吏初一十五要到王府拜谒。最要命的是，就算王爷犯了错，当地官吏若是上奏给皇帝，皇帝觉得这算不得个事，就要以“离间皇族亲缘罪”把官吏问斩。

这种情况下，除非藩王要造反，否则他基本上在封国内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就如这位昭王殿下，总结起来，那就是一个封建王爷的穷奢极欲的缩影。

对死过一遍的佑晴来说，这次生命是老天赏赐的，她不挑剔。嫁就嫁喽，反正穿来之前看了很多宫斗电视剧和小说，大不了挽起袖子投入到王府争斗中过把“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瘾。

可听来听去，就没人说过昭王在女人方面的荒唐事。佑晴忍不住一问，才知道昭王在女人方面没有任何污点。

正因为太干净了，才越发诡异。他在封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千八百女人易如反掌，可他据说连一个妾室甚至通房都没有。不宠女人，也没男宠，人妖也没见喜欢。在这讲究娶妻纳妾开枝散叶的皇族内，十分稀奇。

所以免不了猜测这位王爷从生理到心理都有问题。蓝家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家女儿嫁过去守活寡被虐待呢。

佑晴病重，嫁不了抚远将军之子，蓝家人才把妹妹李代桃僵送上了花轿。可谁都没想到，姐姐居然活了，这回糟了，昭王还在等着迎娶王妃呢，蓝家没办法，只得哭着劝佑晴嫁过去。

佑晴倒觉得没什么，有些荒唐事在这个年代人眼里看起来大逆不道、离经叛道，在她眼里只是个没心肺的顽童的所作所为罢了。至于有没有女人，这取决于个人的喜好，有的人天生对异性不感兴趣。她穿越来之前，身边很多朋友和她的想法一样，到岁数找个靠谱的男人一嫁就算了。没准人昭王就寻思到岁数找个女人一娶，随便生几个孩子就算了呢。

再说她亲堂姐是太子妃，未来的皇后娘娘，有这层身份保驾护航，她只要不犯大错误，混个自然死亡应该不是难事。

在那个朝代，有哪种身份就该做与时代和身份相符的事情。她没啥高尚追求，只想寿终正寝。

现在她的送亲车队停在这荒郊野外，她那不靠谱的大哥蓝邵诚迫



着昭王的信使不见了，也不知一贯好勇斗狼的大哥会怎么处置这件事。

“小姐，您喝口热水。”丫鬟觅春这时自车帘的缝隙递进来一杯热水，道，“这是他们刚生火热的。”

佑晴捧着那瓷碗，小口地喝了热水，缩了缩身体。这时她听到外面一阵吵嚷声，但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又听众人齐呼：“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她心里一紧，猜测可能是刚才那信使被哥哥制伏了，然后去请昭王来了。不过，既然是来迎亲的，应该不会在洞房前看她。她这个新娘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她悠然地吹了吹瓷碗里的热水，正欲低头再饮一口。

猛地只觉得一股冷风吹进，她抬眸，见车帘已被掀开，一个像从画中走出来一般俊美的男子正盯着她看。

他怎么就闯进来了？

这种情况她该说些什么，怎么表现？

不等佑晴开口，来人抬掌便扫开她手中的瓷碗，滚烫的开水全溅在了车壁上。

这时，宋靖睿一把揪过她的衣襟，瞪眼上下打量她，下了一个判断：“长得真是俗气！”

蓝佑晴毫不躲避地直视他的眼眸，心中道，彼此啊彼此，你长得也不合我胃口，小白脸！

（二）

两人四目相对，一个眼中装着厌恶，一个眼里盛着不满，怔怔对视。

宋靖睿见自己王妃长得柳眉杏眼，翘鼻樱唇，模样虽然不错，却没有叫他眼前一亮的感觉，和以前见过的美丽女子没什么不同，都是些庸脂俗粉。况且看她的模样，就能断定她是个一无是处、娇生惯养的千

金小姐。

可无论怎么嫌恶，眼下，他除了把她娶回王府外，别无他法。

这时蓝佑晴就听车外一人声音颤抖地道：“殿下，你现在就见王妃，恐怕不合时宜，还请放下车帘，让迎亲车队接王妃回宫，正式拜堂成亲。”

宋靖睿旋首，冷声道：“本王自有安排，退下！”说完，他又扭头回来还是盯着蓝佑晴看：“你是谁？”

车外原本嘈杂的人声此时安静了下来，更显得两人间死寂得可怕。

她是谁？严格来说，她不是佑听，也不是佑晴，压根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我……”蓝佑晴缓缓开口，“我大哥呢？他去追您的信使了，还未归来吗？请殿下派人去寻他。”自己应付不了，把大哥舞阳侯拉出来顶一顶。

“刚才那信使便是本王！”宋靖睿仍旧追问，“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谁？”

她愣了一下，她听丫鬟说那信使朝大哥放了一箭，把他帽上红缨都射飞了。难怪那么大胆呢，原来是昭王亲自上阵。大哥追着昭王而去，大哥没回来，而昭王返回来找她，看样子，她不是佑听的事情，已经被昭王从大哥嘴里盘问出来了。

她无奈地道：“我是蓝家嫡长女，蓝佑晴。”

宋靖睿听罢，这才松了手，似笑非笑地哼道：“算你识相，没吃苦头自己就招了。”

她的身份这么快就被戳穿了，不过怎么处置，还要看他自己如何选择，告上京城大闹一场，两败俱伤，还是忍气吞声，将错就错？

她看得出来，他看自己的眼神十分厌恶。当一个男人厌恶一个女人，哭是错，闹是错，活着都是错。这会儿大哥不在，还是缩起来少惹事为妙。蓝佑晴抚平被他揪皱的前襟，抬手把被他碰洒的瓷碗扶正摆

